

WAYDAY



WAYDAY

〔美〕托马斯·H·布洛克 著
阎 德 厚 书 昭 译

云霄惊魂

云霄惊魂

〔美〕托马斯·H·布洛克 著

阎 德 厚 卅 四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Thomas H. Block

MAYDAY

New English Library/Times Mirror, 1981

云 霄 惊 魂

[美] 托马斯·H·布洛克 著

阎德厚 书昭 译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国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2插页 258千字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7,500册

书号：10355·863 定价：2.10元

第 一 章

同温层深蓝色的地平线上，映现出通联公司52次客运班机的黑色身影，正向西朝着日本疾驰航进。

机长艾伦·斯图尔特低头向下，透过云层的缝隙可以看到一块块被阳光照耀着的斑斑点点的太平洋海面。他的上方就是宇宙空间，在那里既无空气又无阳光和生命。连续不断的、看不见的冲击波滑过巨型超音速客机的机翼，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中部太平洋上空。

机长斯图尔特在检查所有的仪表。客机离开旧金山已经两小时二十分；马赫-航速复合指示仪指出斯垂顿797型机正在以一点八马赫——每小时九百三十英里的航速稳定地飞行；复合惯性导航仪组表明52次班机已飞出第一张航行图；奥米伽远程低频导航系统工作正常。斯图尔特把东部太平洋航行图折好放进图囊，把衔接着的第二张图取出，又抬头看看电动方位读数仪。西经一百六十一度十四分，北纬四十三度二十七分——加利福尼亚以西二千一百英里，夏威夷以北一千五百英里。“我们的航向正确。”他说。

第一助手、副驾驶丹尼尔·麦克瓦雷调皮地挤挤眼说：“我们一小时之内可能会降落在芝加哥。”

斯图尔特勉强地笑笑。“你的地图错了，丹。”他并不介意在驾驶舱里开开这种玩笑。他把刚取出的中部太平洋超高空航行图打开，放在大腿上，漫不经心地浏览着，好像一个没事儿干的人似的。航行图上除了经纬度外别无他物。52次班机所飞的高度已远远超过了制图者所能标注的任何地形特征。在这条航道上，只要超过了地面上的最高点十二英里以上，就什么也看不到了。机长斯图尔特对第一助手麦克瓦雷说：“你同第四、第五防御区已经联络过啦？”

“是的。最新情况报告也发出了。”他打着哈欠，伸伸懒腰。

斯图尔特点点头。他的脑子已开小差回到了他的家乡旧金山。在前一天上午他还在电视上做过一次电视讲话，对那些使他感到烦恼的、简短的提问和断断续续的谈话记忆犹新。

采访者往往对斯垂顿飞机比对他更感兴趣，这对他来说也已习以为常。他脑子里要熟记一整套招徕生意的广告式的讲话。诸如：斯垂顿797型飞机不同于旧式的英法协和式。它可以飞得跟协和式一样高，只是稍微慢一些。不过，它有相当可观的实用价值，它是由七十年代在空气动力性能方面的突破性技术装备起来的。斯垂顿设计者的目标是宁愿减少一点速度，也要增大机体。内部设施豪华，操作简便。

机内设有四十个座位的一等舱和二百八十五个座位的普通舱。至于内部设施，他曾提到，驾驶舱和一等舱的休息室设在最上层。休息室里附有酒吧和钢琴。

每当斯图尔特想不出还有什么正经话可说时，就尽量采用广告式的宣传语言，例如斯垂顿飞得比太阳还要快，也就是说比地球的自转还要快。

在通常情况下52次班机早晨八点从旧金山起飞，以每小时接近一千英里的巡航速度飞行，在当地时间七点十五分到达东京。可是今天就不行了，因为第三液压系统有点漏油，从旧金山起飞时延误了三十九分钟。当机械人员在更换损坏的阀门时，机长斯图尔特和机组成员重新用计算机复查了他们的飞行断面图，同时还收到航途中有高空风的气象预报，斯图尔特决定临时改变飞行航线。他们要在正常的大圆弧航道以南飞行，避开恶劣的逆向风。

全航程所需的时间要比正常情况下略多一些，但也只要六小时二十四分钟。这也够激动人心的了，在时间上也还算是十分经济的。横跨七个时区和国际日期变更线，需要的时间还不到一个工作日。这真是时代的奇迹。

但是斯图尔特还是有些顾虑。他记得某个杂志的记者在采访他时，曾对他直言不讳地谈到，关于在六万二千英尺高空超音速飞行时的一些技术问题，诸如：臭氧中毒和太阳黑子的辐射周期性增加的问题等等。斯图尔特也跟驾驶员谈论过这个问题。

“昨天早晨那些该死的电视记者又采访了我。”

麦克瓦雷看着他：“不是骗人吧？你为什么不早点儿告诉我们？要是早一点晓得，我决不会睡懒觉了。”

在他身后的初级飞行员卡尔·费思勒，坐在飞行技师的仪表台那儿笑道：“他们为什么老是找你，机长？”

斯图尔特耸耸肩。“宣传部门的一些傻瓜认为我可以按

照他们的旨意去做。其实，我宁愿穿过一个风暴区，也不愿面对着摄像机。”

麦克瓦雷同意地点点头。从艾伦·斯图尔特的灰色头发一直到他裤子上的折缝，不论从哪一点来看，他都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合格的机长。“我倒不在乎在电视上露露面。”

斯图尔特打着哈欠：“我愿意把你推荐给宣传部门。”他环顾一下驾驶舱。在麦克瓦雷的身后，费思勒正在把仪表台上的数据填写在飞行日志里，麦克瓦雷两眼呆呆地凝视着前方，毫无疑问，他的脑子里是在想着个人的事了。

在飞行途中，机组成员往往会被一种郁闷不乐的心情左右着。中部太平洋的“蓝色”其同意语就是“忧郁、沉闷”，海员们通常称之为“赤道无风带”。但是本次班机却不是一艘慢吞吞的航行在赤道无风带的海船，而是象一颗炮弹似地疾驰猛进。然而在此时此刻，对三位驾驶员来说却确实无事可做。所有的气象变化只能发生在六万二千英尺以下。一小时前，他们还飞越过一个恶劣气候区。每个机组成员和乘客只要注意，都能俯视到那些高耸的积云，可是在六万二千英尺的高度，飞机一点儿也不受湍流的影响。斯图尔特反倒象汽车驾驶员那样，希望在一眼望不到边的、平坦的长途运输中偶尔有一些小小的颠簸。斯图尔特又一次从前窗向外眺望，他所能看到的，而且经常使他感到兴趣的，是把地球和子空间分开的那条弧形地平线。

自动驾驶仪静悄悄地按照事先输入的程序进行着轻微的调整，斯图尔特只是无精打采地把右手的两个指头放在驾驶盘上。自从飞机起飞后，他就再没有亲手操纵过斯垂顿797。在飞抵东京着陆之前，他也不必亲自去操纵。

卡尔·费思勒从飞行日志上抬起头来并把它向旁边一推。“这些表格，真是一堆废物。”

斯图尔特把眼光从地平线上收回来望着他的飞行技师。

“我敢打赌，我们能找到一个比你更热心的年轻飞行员来代替你的工作，他甚至高兴得连自己的铅笔都会带来。”斯图尔特虽然微笑着，但语调显然是尖锐、严肃的。他对这帮年轻人有些不耐烦。他们现在的工作，比他过去干的，起码要惬意五十倍，然而他们还是经常发牢骚。他们是否知道，三十年前，当艾伦·斯图尔特爬上副驾驶的座椅之前，还要帮着装卸行李？“真把他们宠坏了”，斯图尔特心里在说。跟他们说这些，简直是浪费时间。“如果我们能在雨季的东京安全降落，你就会得到一天的工资了，卡尔。”

麦克瓦雷合上那本《顽童》，并把它放进飞行袋。当班的时候是不许看书的，而且斯图尔特也摆出了一机之长的架势。“这是对的，卡尔。只要这些信号灯有一个出现了闪烁，你马上就会有活儿干啦。”

费思勒是个会见风使舵的人。“你说得对。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工作。”他把转椅稍微向前移了一下。“顺便说一下，你们两位是否有什么趣闻？卢安达的首都叫什么名字呀？”

麦克瓦雷扭过头来。“我倒有一个你感兴趣的问题。你对哪一个女乘务员有意？”

“我正要问你啦。”他大笑着说。“瞧，我揪一下召唤女乘务员的按钮，如果命运之神把你的秘密情人带来，我就点点头；如果不是的话……嗯，你就会急得团团转，甚至会跑到男乘务员的房间里去找她。”他又大笑，然后看了看机

长斯图尔特的表情。那位年长者似乎也露出感兴趣的样子。

“机长，你想要点什么？”

“给我要杯咖啡和一块蛋糕。”

“我只要一杯咖啡。”费思勒说。

麦克瓦雷拿起机内通话器，揿了下按钮。

女服务员夏伦·柯兰特和姐丽·欧尼正在客舱下边的一等舱厨房里，信号灯亮了。姐丽·欧尼拿起电话同麦克瓦雷交谈了几句后，放下电话，转身对着夏伦·柯兰特。

“他们又要咖啡。真怪，他们喝了那么多，怎么没变成棕黑色的？”

“他们的肠子可能是直的。”柯兰特笑着说。

“真倒霉，每次上楼要走那么远的路，而他们只是寻寻开心。”欧尼拿出一盘蛋糕，斟了三杯咖啡。

柯兰特微笑着。姐丽平时对一些小事总爱唠唠叨叨，今天为了要去一趟驾驶舱又在嘀咕。“我去吧，姐丽。我需要活动活动。我马上就要到下边去帮巴巴拉·尤希罗的忙，”她朝通往底层厨房的电梯点点头，“在下边就没地方活动了。”

“不，你休息一下。如果说需要锻炼的话，应该是我，考验一下我的两条腿。”

“好，那你就去吧。”她俩都笑了。“我在这里清理一下。”柯兰特说。

姐丽·欧尼端着盘子离开厨房，抄近路走到旋形楼梯口，站在那里等一位年纪较大，衣着讲究的妇女从上面下来。

“对不起，我走得这么慢。”那位妇女说。

“慢慢走，别着急。”欧尼回答说。她心里很希望这位妇女走得快点儿。

“我是陶蒂克夫人。”她主动按古老习俗自我介绍，并没意识到现代化的旅途中并不需要这些客套了。“我很欣赏你们的钢琴演奏者，他弹得很好。”她站在楼梯的最后一级上闲谈着。

欧尼装出微笑的样子，靠着楼梯扶手端平盛着咖啡和蛋糕的盘子。

“是的，他弹得不错。还有几位比他弹得更好哩！”

“是吗？我希望在旅途中能听到一位更好的演奏者。”

“我但愿你能听到。”

那位年老的妇女终于往旁边闪开了，女乘务员吃力地登上楼梯。在飞行中的喧闹声里，一阵阵《时光流逝》的歌声飘向欧尼。每登上一阶，那些爱凑热闹的乘客的歌声就更响一些。

当欧尼走到楼梯的最上一阶时，她不由地皱起眉头。三位男乘客臂挽臂地站在钢琴周围。目前，他们还能满足于轻声歌唱。可是她知道，只要喝起酒来，他们的嗓门儿肯定会越来越高，酒精会使他们发出火山爆发似的男高音。欧尼也知道，过不了多久，他们就能如愿以偿了，因为几分钟后，酒吧间就要开始营业。她认为，在客运班机上，还是采用那种老式的休息室要比现在的空中夜总会的方式好得多。

“哈罗！”欧尼跟年轻的钢琴演奏者打招呼。她记不清他的名字是胡甘还是格雷甘，反正他比她要年轻得多。她绕过六、七个乘客，穿过铺着厚厚地毯的休息室，朝驾驶舱走去。因为两手端着盘子，她只好用鞋尖踢踢那扇纤维玻璃

门。她影影绰绰地看到驾驶舱里有人通过门上的一小块单向玻璃往外窥视，看看是谁在敲门。

卡尔·费思勒给她开了门，欧尼走进驾驶舱。

“咖啡来啦，先生们。”

“蛋糕是我要的，姐丽。”斯图尔特说。

每人端去一个塑料杯子，她递给斯图尔特一碟蛋糕。欧尼察觉费思勒和麦克瓦雷在互相挤眉弄眼，显然是在打什么暗号。看得出，副驾驶和飞行技师在耍什么鬼把戏，而且涉及到她。当每个人咕噜一声“谢谢！”之后，欧尼就离开驾驶舱，并关上身后的舱门。

机长斯图尔特似乎把等待咖啡和蛋糕的到来当成一件大事，就象在一条荒无人烟的公路上，期望看到一块里程碑似的。他慢慢地吃着蛋糕，然后身子往后一靠，小口地呷着咖啡。三个人当中，只有斯图尔特记得，当他刚担任副驾驶的时候，不管吃什么食物都是用瓷器盛着，餐具也都是银制的。而且吃的东西也不象现在这么粘乎乎的，就连香料也是人造的，简直淡而无味。甚至连整个驾驶舱的气味也跟过去不同。那是真正的皮革、液压油和纯粹的烟草，并不是现在单一的丙烯类喷漆和人造革的气味。

艾伦·斯图尔特回想起他的过去。他为通联公司飞行了二十八年，飞越太平洋千次以上。在喷气机的速度已不能以码为计算单位之前，他就是个百万英里的飞行员了。现在，他已记不清到底飞过多少小时，多少英里和飞越太平洋多少次了。他叹了口气，然后又从塑料杯里呷了一口咖啡。“我不知道公司从哪里买的这种蹩脚的咖啡。”他并不是专对哪一个说的。

费思勒向周围看看，“如果说这也是一件趣闻的话，它的答案是巴西。”

斯图尔特没再说什么。他的思想又自然而然地回到他刚才的思路上去。喷气运输机，是的，现代化的喷气机，尤其这种超音速的喷气机，在飞行中已很少需要他操心和寻找地面目标。除非出现什么意外，驾驶飞机已变成一项被动的工作了。

在过去的日子里，虽然工作量很大，可是饶有趣味。有时还要在悉尼、香港或东京长期停留一段时间。将来总有一天，他会象一个年轻人一样，只要高高地坐在斯垂顿的座椅里，望着他曾飞过的航线就行了。而过去驾驶DC-4或DC-7型飞机，飞越太平洋需二十六个小时。他敢肯定，生活越来越简化，也越来越激奋人心。

卡尔·费思勒用铅笔轻轻地敲着机身平均温度计。他要把那些没完没了的空白表格填上新的飞行数据，它们马上就会输入公司的计算机，虽然也许以后就根本没有用。

机身平均温度计的指针指到一百八十九华氏度，接近于一百九十八华氏度极限温度的红线。在六万二千英尺的高度上飞行，费思勒主要考虑的是温度和压力。斯垂顿的表面温度不能超过这一设计极限，否则，费思勒就要通知机长减慢速度。飞机周围的环境虽十分恶劣，但无法记载。“日本的首都叫什么？”他连头也没从报表上抬起来问道。

麦克瓦雷扭过头来笑着说：“富士山？”

“差不多，”费思勒说。“可是你要试着在那上面着陆，那就不是差不多喽。”费思勒在本子上把最后的一些数据填好，抬起头来望着挡风玻璃。就在玻璃外边，斯垂顿的

铝钛合金表皮与高速气流相摩擦，温度已超过一百七十五华氏度，然而飞机外面大气层的实际温度只有零下六十七华氏度。稀薄的大气层中几乎没有什么氧气成份，气压每平方英寸不到一磅——还不到海平面压力的十五分之一，含氧量还不到百分之一。氧气面罩根本不能用，因为压力太低，无法把很少的氧分子压入肺部。费思勒想，这就叫子空间。五年前他还没受聘参加子空间飞行，可是他现在却已置身其中了。

麦克瓦雷突然从座椅上挺直身子，放下咖啡杯。“机长，那是什么？”他指了指他的正前方。在地平线上有一个小圆点，几乎跟驾驶舱玻璃上的一个污点差不多。

斯图尔特也坐直身子，把脸贴近挡风玻璃。

费思勒把铅笔和咖啡杯放在台子上，转过身来朝外看。

他们紧盯着挡风玻璃外边右前方那个小圆点。很容易看得出来，它与飞机的航向成斜角在横向移动。它逐渐在变大，但还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惊恐，也还没有出现——至少在这一刹那——相互碰撞的凶兆。

麦克瓦雷紧张的心情缓和了一些。“一定是一架战斗机，一架军用喷气机在训练。”

斯图尔特点点头。“对。”他从飞行袋里取出一架双筒望远镜，这还是几年前在德国买的，他把它当成一种消遣的小玩艺随身带着。当飞机飞得相当低的时候，他就用它来眺望那些海船、飞机和遥远的海岸线，以及其他值得观看的某些事物。他已经很久没用它了，可是因为习惯和对它的留恋——他曾用它在这个世界上观察过大量的事物——所以没舍得丢掉。他调整着焦距旋钮，“看不大清楚。”

“可能是一枚导弹，”麦克瓦雷说。“一枚巡航导弹。”他曾经是位空军驾驶员，他的脑子还能往这方面考虑。

费思勒靠着工作台，抬起一半身子。“他们会在这里发射吗？”

“他们不应该，”麦克瓦雷说。“不应该在民用航线附近发射。”他停了一下。“可是我们今天向南偏航得太远了。”

斯图尔特又在调整旋钮。“不见了。等等……看见了……”

“你能看清楚是什么吗，机长？”麦克瓦雷有点着急地问。

“真有意思，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怪物。我想可能是某种导弹，我说不准。给你。”他把望远镜递给麦克瓦雷，“你看看。”

退役的战斗机飞行员拿起望远镜，即使不用它，也能看得出那个飞行物离得更近了。在蓝色的天幕上肉眼也能看出来它是一个银灰色的金属物。他举起望远镜并调整了焦距。他对那个飞行物的某些部分似乎很熟悉，但又不敢肯定。他很难估计它有多大，只是觉得比较小。突然，他大声说，“有这么快的速度和这样的高度，只能是军用的。”

费思勒向挡风玻璃走近了一些：“哪个国家的？”

麦克瓦雷耸耸肩继续注视着说：“火星上的空母，卡尔。我怎么能晓得呢？”他又往前探了探身子。刹那间，他想到可能是一场原子战争爆发了，世界末日到了。不可能。它飞得太低，又很小，而且是在辽阔的太平洋上空。“是一架喷气战斗机……可是……”

“如果再近一点儿，我们就得转弯。”斯图尔特说。然而改变一架超音速运输机的方向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对797来说，用巡航速度转个弯，差不多要四分半钟，在这段时间里飞机已飞出六十七英里远。任何稍大的转弯率都会使乘客遭到不能容忍的重力加速度。那些站着的乘客会被摔倒在地板上；那些坐着的，就一动也不能动。他扳上通知客舱使用座椅安全带信号灯的开关。然后在座椅里坐好，两手抓住驾驶盘，左手拇指压在切断自动驾驶仪的按钮上。他看看那个飞行物，又望望机组人员。驾驶舱里的气氛变得非常紧张。事情往往是这样：要么没事干，要么就有许多事要干。他瞅了一眼飞行技师，他还站在那里伸着头往外看。“费思勒。是谁在偏西北的地方反抗过凯利·格兰特？”

“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那你就坐下来，干点儿你懂得的事。”

“是，先生。”

机长前额已渗出了汗珠。“我要转弯了。”他说，但还是没把驾驶盘上的切断自动驾驶仪的按钮撤下去。艾伦·斯图尔特跟其他民航驾驶员一样，除非到了万不得已，不主张轻易地改变航向、速度和高度。不必要的轻举妄动，只能是一个飞行学员才干得出来的蠢事。

驾驶舱里的第四个驾驶员——自动驾驶仪——继续在保持着797的航向和高度。

现在，飞行物已清晰可见。斯图尔特已经肯定，那个神秘的导弹不会同斯垂顿直接相撞。如果两者都不改变航向，导弹会从他们的前方横穿过去。机长斯图尔特紧握着驾驶盘的双手已放松了些，但还是做好随时向右转弯的准备，以防

那个飞行物突然改变航向。他看看手表，恰好是旧金山时间十一点整。

麦克瓦雷从望远镜里对那个飞行物已看得很清楚。“噢，上帝！”他的声音既惊讶又害怕。

斯图尔特忽然感到胃痛的老毛病又在发作。“什么？什么……？”

“它不是导弹，”麦克瓦雷说，“是一架无人驾驶的飞机，一架军用的飞行靶机。”

在旧金山时间上午十点四十四分。“彻斯特·W·尼米兹”号核动力航空母舰的舵手长向左舷转了三度。“尼米兹”号前方六千英尺处是一艘“巴克奈”号巡洋舰和“孔茨”号、“尼古拉”号两艘驱逐舰。它们的舵手也做了相应地校正。这支舰队保持着航向一百三十五度，航速十八节，在夏威夷以北九百英里的中部太平洋海面上向前航进。天空晴朗，气候温和。气象预报三十六小时之内无变化。

退役的海军少将伦道夫·海宁思站在航空母舰最高层的0—7号甲板上。海宁思的蓝色西装在那些穿棕黄色夏季军装的军官和水手们当中显得特别突出；别在胸前的桔红色特别通行证，也使他有些自鸣得意。

海宁思从舰桥后边七层楼高的平台上，对“尼米兹”号飞行甲板上的情况可以一览无余。他环顾一下甲板上的操作人员，就定睛朝离他十二英尺远，用玻璃罩着的舰桥里面望去。

舰长戴尔坐在皮转椅里检查上午的作业。他当时正在同负责甲板工作的少尉军官汤普森和另外一些海宁思不认识的

少尉谈话。舵手长正聚精会神地站在舵轮旁。

甲板上紧张的晨间操作演习已结束。海宁思数了数“尼米兹”号飞行甲板左舷区域停放的六架飞机。它们正一架接一架地被拖到下边停机甲板的勤务区去。空勤指挥室里的布告牌上只有一架飞机正在待命起飞。“海军347。F-18战斗机，驾驶员少尉P.梅多斯。起飞时间六月廿三日，十点二十七分，特别试验。返回时间估计十三点。”

海宁思并不喜欢使用“特别试验”这个词，它太接近于事实，而这一事实是不准公开宣布的。他宁愿使用“加班训练”这类词句。

海宁思非常清楚为什么这次试验要保守秘密，即使迄今为止还从未有人同他正式谈过。他知道，那是因为新的限制战术武器条约最近已在国会通过，总统也签了字。海宁思阅读过那份关于禁止生产远距离战术导弹的协议书。今天的这次绝密试验，就是第一次发射最新式的凤凰号导弹。它的射程已增加到三百海里的两倍，并加装了新式雷达自导系统。所有这些都毫无疑问是违反那份限制武器条款的。但是，如果这种武器被证实是可用的话，对于改变空对空的武器均势就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海宁思发觉一个年轻的海军少尉正在向他敬礼，还对他说了些什么。他瞥了一眼那个人蓝白相间的名牌。“有什么事，菲力普先生？”

少尉礼毕后，“请原谅，将军。指挥官史洛安请您到E-334号房间同他会面。”

海宁思点点头。“好，带路。”

海宁思跟着少尉经过升降口，走下金属楼梯。他们两个